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九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丁丑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盡甲申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宣武帝

正始元年

考異

提要分注齊明帝作齊高宗魏孝文帝作魏高祖梁武帝作梁高祖

魏宣武帝

作魏世宗凡八年

丁

酉建武四年

魏

丑太和二十一年

春

正月魏立子恪爲太子

考

提要作魏主 ○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立其子恪

異

孝嗣爲尚書令

初晏爲世祖所寵任及齊主謀廢鬱林王晏卽欣然推奉及齊主卽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安王遙光勸齊主誅晏齊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齊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好與賓客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召晏於華林省誅之并北中郎司馬蕭穀穀奢豪好弓馬故齊主因事陷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

晏固同誅
然明帝誅
之不以其罪

人未有不
逃于當局者
况反覆輕妄如王晏
宣其以思遠之言爲逆耳也

曰方噭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謂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齊主意已疑異乘間謂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集覽

引決卽自裁之義也詳見宋明

帝泰始七年阿戎思遠小字

二月魏主如平城穆泰陸叡伏誅新興公不以

罪免死爲民

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泰伏誅、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新興公丕不樂、及變衣冠、而不獨胡服於其間、太子恂將遷洛陽、丕子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不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曰：雖折難、心頗然之、至是、有司奏：隆超皆泰黨、罪當族、丕應從坐、魏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殺隆超、初不及陸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魏主賜沖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聽

自死免其孥戮不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
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惟謀
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又以北方奠長及侍子
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
司馬公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
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
貴勤賔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
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
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
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不然勲
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
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
地刑政之失

集覽

規據陘北規猶圖謀也據拒守也陘北謂陘山之北
無此爲大焉

也陘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爵祿廢置殺生
予奪此周禮八柄也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

刑德八柄議於槐棘之下

注見漢後主建興元年

三月魏主殺其故太子恂

其子尚不
能察則失
刑多矣

恂旣廢頗自悔過中尉李彪表
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賜恂死



前書有罪廢爲庶人矣此其書故太子何甚魏主也恂自被廢頗知悔過

中尉李彪表其謀逆遽賜之死則殺之爲過矣故斥書主是故廢不以罪誅以其罪則趙太子章前書廢太子而後書誅廢以其罪殺不以罪則魏太子恂前書有罪廢

而後書殺綱目之權衡公矣。終綱目書殺太子三，趙太子遂，魏太子恂，蜀太子元，膺

魏宋王劉昶卒○魏主還洛陽

魏主至龍門，遣使祀夏禹至蒲阪，祀虞舜至長安，遣使祀周文王武王于豐鎬，遂還洛陽。

集覽

龍門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伊闕

蒲阪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豐鎬注見漢

武帝建

元三年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爲后

后欲母養太子恪，

恪母高氏暴卒。

八月魏主自將伐齊

以輕于任
使爲親德

魏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以伐齊假彭城王
勰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
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笑曰二曹
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齊主聞有
魏師遣軍主胡松助戍
褚陽鮑舉助戍舞陰

集覽

魏太祖弟陳思

王上疏求自試曰臣雖未能擒權
咸亮庶將虜其雄率魏主竟不允

正誤

陳思

陳思王曹植乃魏太祖武帝
操之子世祖文帝不之弟也

質實

一統志云
舞陰漢之

縣名屬南陽郡東魏改臨舞縣及置期城郡
隋廢郡以縣屬顯州唐始改泌陽縣乾元初

屬唐州五代梁初嘗以泌州徙治此宋金皆屬唐州元初因之後省本朝復置改屬南

陽

府

書法

書伐何

惡鸞也

氏帥楊靈珍叛魏

魏以氏帥楊靈珍爲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降齊襲魏武興王楊集始集始窘急亦降于

齊魏遣李

崇討之

九月魏主攻齊南陽不克

初魏荊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至是引兵攻之衆號百萬襲宛克之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數之曰卿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頃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輶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

襲宛春秋釋例輕曰襲注襲掩其

不備也宛注見周報王十七年

集覽

魏伐氏克武興楊靈珍奔齊

質實

武興郡名注見宋文帝元

嘉十

九年

能

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羣氐散歸靈珍戰敗遂克武興靈珍奔還漢中齊以爲武都王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爲梁州刺史安集其地

冬十一月魏主圍新野遂敗齊兵于沔北

魏主至新野齊太守劉思忌拒守攻之不克築長圍以守之韓顯宗屯赭陽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常哂之近雖得

有功不伐
在五季爲

摧。醜虜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主益賢之。齊主詔徐州刺史裴叔業救雍州。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惟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齊主復遣中庶子蕭衍。尚書崔慧景。救雍州。齊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皆降於魏。魏敗齊兵於汙北。

發明

魏主前此伐齊。數齊主之罪。師出固可嘉矣。今又無故稱兵。則非前日之比。況時方興起文治。而乃侵伐不已。豈其戎虜之性。固以殺伐爲尚乎。不然何爲戎車屢舉十駕。而不知止也。綱自於自將伐齊。攻南陽。

圍新野。皆書魏主于上。蓋譏之爾。烏有以帝王自處。而爲侵城略地之舉哉。

記淺填塹
以設伏制
勝着數俱
細密

十二月齊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敗之

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旣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

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追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淮水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傳脩期耳。

質質

淮水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

書法

魏加齊書伐齊加魏則曷爲書侵惡讐也。

齊以劉季連爲益州刺史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齊主以諸子尚幼內仗
遙欣外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故以始安王
遙光爲揚州遙欣爲荊州而遙欣在江陵多
招材勇厚自封殖齊主惡之南郡太守劉季
連密表遙欣有異迹齊主乃以季連
爲益州刺史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

高昌弑其君馬儒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使入貢于魏求內徙魏
主遣韓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
儒高昌人戀土不願東遷殺

質實

一統志云

儒立麹嘉爲王復臣於柔然

高昌西域

國名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
即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一百里後王治務

塗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漢元
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前王庭以其地勢
高敞遂名高昌壘壘有八城前涼張駿於交
河城置高昌郡後魏初有闕伯周者始爲高
昌王其後麌嘉稱王於此自後魏至隋皆來
貢獻唐貞觀中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及都
督府開元中改金山都督府天寶初改州爲
交河郡領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縣初
西突厥據後王地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平
懼而來降以其地置庭州領金滿蒲類輪臺
三縣長安初置北庭都護府後俱陷於吐蕃
其地有回鶻雜居故亦謂之回鶻宋初西州
回鶻遣使來貢元時號畏兀兒地太祖平西
域置達魯花赤監治之本朝其地名曰火